

墓中王國

北极苍狼◎著

历史会呼吸

秦王与李斯 触摸历史的另一张脸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墓中王國

北極蒼狼○著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墓中王国 / 北极苍狼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
2007.11

ISBN 978-7-80623-844-8

I.墓… II.北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4708 号

作 者	北极苍狼
出版统筹	单占生 金 城
选题策划	陈 静 丹 飞
责任编辑	许华伟
特约编辑	黄志坚
美术编辑	李定斌
封面设计	JOYIN
责任校对	丁淑芳
发行总监	陈霖霏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邮政编码	450011
承印单位	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 × 1000mm
印 张	14.5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844-8
定 价	24.80 元

胡 亥：秦始皇少子，为秦二世皇帝，后被赵高杀。

李 斯：左丞相，和赵高争权失利，被车裂。

赵 高：沙丘矫诏主谋，先为中车府令（掌管宫廷乘輿与印信），后为郎中令（掌管皇宫侍卫）、丞相，被子婴杀。

王 翦：秦老将，后在老家频阳养老。

王 贲：王翦之子，统领禁军将军，后称病而退。

王 离：王贲之子，蒙恬副将，裨将军，后接替蒙恬统帅北方大军。

宗 猛：李斯舍人，随朝廷特使前往上郡诛杀扶苏、蒙恬。后为护军。

子 凡：卫尉，负责皇宫保卫，诛杀蒙恬、扶苏的执行人。

扶 苏：秦始皇长子，跟随蒙恬率军驻守北方。本应继承皇位，被胡亥、李斯、赵高诛杀。

蒙 恬：将军，率军三十万驻守北方，被胡亥、李斯、赵高诛杀。

蒙 毅：蒙恬之弟，秦廷奉常，被胡亥、赵高、李斯诛杀。

梅少云：将作少府，职掌宫室、宗庙、陵寝等的土木营建。

章 邯：少府，负责修建始皇帝陵墓，后率骊山刑徒、工匠迎击反军。后投降反军。



子 婴：扶苏之子。

赵高之妻

赵高之女

阎 乐：赵高女婿，后为咸阳令。

赵 成：赵高之弟，后为郎中令。

嬴 高：嬴政之子，与诸公子同被诛杀。

李 信：郎中令，负责皇宫侍卫之职。

铁 锤：参与修筑嬴政陵墓的工匠，后被殉葬，在陵墓中称帝。

大力士：工匠，后被殉葬，成为铁锤亲信。

矧子李：发明大弩，随章邯为始皇帝陵墓设置机关。狩猎中被猛虎所噬。

司马欣：少府章邯的长史。

娇 娘：嬴政宠爱之女人，后被殉葬。

六 指：阉人。

笑面虎：宫中优人，擅长口技。

尉 繚：大秦前太尉，点拨王离、子婴如何保身。

袁师傅：巧匠，秦始皇墓穴的设计者之一，被殉葬。

小淫嘴：被殉葬的工匠，善讲荤段子。

鳊巴龟：被殉葬的工匠。

巧手刘：工匠，将军俑之作者。

大眼珠子：被殉葬的工匠。

第一章 长城飞雪 / 1

扶苏的眼角湿润了，滚出了晶莹的泪滴，他似乎预料到了这个必然的命运，他早就知道自己是被父亲猜忌着的大秦的太子丹……

蒙恬唇边的笑在一点一点地凝固。他的胸膛猛地向前一挺，而后那身子软了下去。他的目光，仍旧死死望着子凡，真是死不瞑目啊……

次日清晨，走出客栈房间的子凡吃了一惊：漫天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所有的房屋，满世界都在了银白之中……

第二章 魂兮不归 / 37

胡亥也已经站着喊得没有了多少力气。他现在想的是最好能立即躺在温暖的大床上。他拼着最后的力气向着北方呼喊：“魂兮，归来！”那沙哑的声音一喊出，一棵树上发出了“嘎——”的一声叫，一只乌鸦飞起，飞向北方，很快融入黑漆漆的夜空。所有的人都被那一声吓了一跳，胡亥怔在那里。

第三章 人心难向 / 65

王翦呆了。又听到耳中那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，盘旋着向上攀升。“反了！反了！”他嘟囔着。突然他击案大叫：“反了！反了啊！”热泪再一次奔涌，他为扶苏、蒙恬辛酸，为大秦辛酸。嬴政不在了，突然之间大秦的天使



要塌了啊！人心所向，几乎大秦的每一个人都认为，嬴政百年之后是扶苏！可是突然之间蹦上来的是胡亥！难道是赵高一个人的蛊惑？难道那个李斯能逃得了干系？

第四章 阴阳两绝 / 103

走到巨兽的身体里，感觉不到肠胃里的温热，有的只是冰冷。每一个人的头发都立了起来，极度绷紧的神经使得头发都立了起来。为什么没有别的人跟随？没有士兵、章邯、司马欣，为什么？突然，身后传来一声沉闷的轰响，震得耳中嗡嗡作响。众人同时止住了脚步，回首望去。火光中，是一张张惊恐的脸。

“我们被殉葬了！”铁锤大叫中充溢着愤怒、绝望……

第五章 墓中王者 / 152

一个声音洪亮地响起：“我是你们的始皇帝！我引导你们到这里！我赐予你们这些珍宝！在这里，你们将继续做我的臣民！作为你们的始皇帝，我仍将赐给你们幸福！”循声望去，铁锤端坐在始皇帝的棺槨之上，他瞪着大眼珠子凶狠地讲了以上的话之后，低眉垂眼，似乎对人群很放心。

第六章 劫数难逃 / 182

“真的，我从那墓中来，那里边还有许多人活着。就我一个，逃了出来。”

“你……咋逃出来的？”

“从暗河中。里边有暗河和这条河相通。”

听完年轻人的话，那汉子一只胳膊拎起年轻人，让他动弹不得。霎时，年轻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，他不应该让人们知道他离奇的故事。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深化自己的后悔，就被高高举起，扔进了河中……

淅淅沥沥的秋雨，冷的夜。远处的天空，不时划过闪电，滚过雷声。闪电和雷声的默契配合，似乎是为了叫醒沉闷的天空和世间。那滚滚的乌云如同干干的柴草初燃时的浓烟，挂着一种金黄，那翻滚的云烟又像是一个人痛苦万状的挣扎。

冷，已经冷到李斯的心中去了。雷声，也滚落到他的心中去了。垂放的帏帘将他包裹在黑暗之中，闪电透过帏帘，只勾勒出一个轮廓，一闪便隐去了，那稍纵即逝的面部表情分明布满了晶莹的泪水。

又一声雷滚落，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：“哈哈，你这只谷仓中的大老鼠啊，这回看你怎么办？”李斯打了个激灵。

谷仓的仓盖被无形的手掀了去，寒冷灌了进来，一直温暖着的鼠啊，一直幸福生活的鼠啊，被浇灌进来的寒风无情肆虐着——泪水簌簌而下！

那两个在前方提着灯笼的阍人告诉李斯的来处——皇宫。丞相的府邸

可没有什么阉人，丞相的谱还没摆到这个地步——能够让阉人伺候着出行。显然，是执行公务。秋雨濡湿的深夜，丞相还在为公务而忙。

李斯不能不想到上一次的莅临大将军府。

那一次是陪着还是秦王的嬴政去的，秦王身边带着如小麻雀一般叽叽喳喳的华阳公主。那时初春的暖意正融化着积雪，屋檐滴滴答答滴着雪水。如今，被封做了武成侯的王翦，正躲在了远离朝廷，远离是是非非的老家频阳，由华阳公主陪伴着安度晚年。他应该老得直掉渣了。

马车停在了前大将军王翦的府邸。李斯知道门匾上那几个遒劲的字，已经斑驳。当初王翦要乔迁的时候，跑到了嬴政那里，说：“老臣来求取大王之字，悬于大门上方，那将是老臣无上的荣耀。”

一旁的李斯笑了，说：“嗨，老将军就是想让大王题写门匾之字。”

秦王笑了：“明白啦，寡人明白啦。老家伙还挺狡猾的呢！如果寡人不给你题写门匾，你那宅邸便只能叫个王府，弄出个什么别的名称，还担个自诩之嫌。”

跪在嬴政面前的王翦笑道：“大王真是明了老臣的心思。”

李斯也笑。

秦王的目光就望向李斯，问：“那给予老将军什么样的褒词呢？”

“大将军府可也。”李斯说。

秦王就点头，但是想了想，跟王翦说：“我可让李斯把匾制好送去。你想要多大的匾，只管把尺寸告诉李斯好了，只是别比皇宫的大就行了。”

王翦好一顿磕头谢恩离去。

秦王的目光就望向了李斯，说：“你把这事替寡人办了吧。”李斯有点明白秦王的意思，连忙说：“臣拿了大王的字，立即就办！”

“这满朝的人谁不知道你李斯的字好，还要什么寡人的字？你要知道，这可是我大秦王大将军的府邸啊，这匾可是要悬挂多少代人的啊！”秦王有点调侃地说，“寡人的字，过于嚣张。”秦王这么一说，就把李斯

逗乐了。

现在，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李斯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可是心里头啊，更是忧伤。

“通报王将军，左丞相前来探望。”宗猛的声音。

等待。

皇帝的最后一次出行，王贲随行护驾。但是，他不是贴身侍卫，他统领的是卫戍都城的禁军，而贴身侍卫是掌握在赵高手中的那二十余人。嬴政驾崩，沙丘矫诏，都是瞒着他的。但是，这一个警觉的人，一定是已经嗅到了什么味道，甚至可能已经知道了皇帝驾崩的消息，开始怀疑着什么。

你绝不能低估了这一个人，王翦的智慧绝对被他继承着。王贲突然从马上摔了下来，他说他突然一阵昏厥，就从马上摔了下来。而后，大臣们就腾出了一辆马车给他。于是队伍一到了咸阳，他就直接回到了府邸，就理所当然地不上朝。

可是你不能就以为王贲什么都知道了，而且你不能无视于他的立场。那么，他是什么立场呢？如果他知道了或揣测到一切，那么，他的此种表现意味着什么？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事外，保护自己免遭不测？还是静观其变？最可怕的是，他和儿子王离有什么联系。王离，在上郡，在蒙恬和扶苏的手下任裨将军，直接就掌握着十万人马。这一对父子，很可怕。

大门洞开，门轴发出的声音是潮湿的，因而越发显得门的厚重。马车进了那深广的庭院，马蹄踏在石板铺就的路面，发出的是濡湿的蹄音，令你更觉出了寒意。那石几上，王翦绘制在上面的地图还能看见痕迹吗？应该已经消失。可当初那是嬴政的梦想啊。当然，也是王翦的梦想，也是大秦的梦想。梦想已经实现，人却已去，可是，那往事就如同在昨天。

伐楚，王翦说需要六十万大军，李信说他只需要二十万，就用了李信伐楚，可把王老爷子给气坏了，就以臣已经老朽的名义回家。结果，李信

大败。嬴政就想啊，还得请王老爷子啊，就带了一拨子人来了。

“王翦，寡人给你一个选择：如果不愿意讲述你的赫赫战功，你就得答应公主的另外一个请求。”

“老臣遵旨。”

“那就切磋剑艺！”华阳公主站了起来，抽出了银光闪闪的剑。

王翦一哆嗦：又是一道难题！离位匍匐于地说：“公主金枝玉叶，要是被老臣给伤了，我担待不起呀！”都要带上了哭腔！

“王翦，给我站起来！”嬴政喝道。

嬴政漠然地看着王翦又是一哆嗦，爬了起来，无奈抽剑。那剑太长了，刹那间面对刺客荆轲，自己笨拙得不能立即抽出长剑的情形闪现在眼前。嬴政皱紧了眉头，对王翦喊：“接剑！”那剑朝着王翦飞了去，王翦灵敏地接住——那一刹那王翦本能地灵敏了起来。

“看剑喽！”华阳公主一声喊，银光一闪，剑就直奔王翦，王翦赶紧挥剑相迎。哪知道这华阳公主不管你是个什么主儿，只管奔着你的要害刺来。这王翦哪敢进攻啊，只管迎挡。华阳公主倒越战越来了精神，一边进着招一边还喊道：

“秋风扫落叶！”

“长虹贯日！”

“雷霆万钧！”

.....

王翦步步后退，华阳公主步步紧逼，甚至连人家的挡招儿都不管了，只管前攻前攻，搞得王翦持剑而逃，一边逃还一边喊：“谁教你的狗屁剑法，让他来，老夫宰了他！”

嬴政和群臣大笑不止，有的都笑得抱着肚子。

“这王老将军身体欠安吗？”嬴政就问群臣。

就有的小声说：“跑得比兔子还快啊！”

华阳公主不追了，做出生气的样子朝父王喊：“他不跟人家比试嘛！”

王翦跑到嬴政面前，说：“大王令老臣窘迫了。”

“不是寡人叫你窘迫，是老将军手下留情。王翦，寡人看你精神矍铄，令你立即经略攻燕，把太子丹的人头给寡人取来！”

“老臣领旨。”王翦匍匐。

就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地把王翦请出了老窝。那曾经的欢笑，仿佛还飘在这深广的院落，只是，被秋雨打湿，曾经的温暖不再。嬴政，你给予我们的温暖不再。莫非，这苍天啊，在为你哭泣，为你惋惜？

马车停下了，李斯意识到该下车了，慌乱地以手掌揩抹了眼角的泪，还没等定下神来，宗猛撩开帷幕，说：“丞相大人，王将军已经迎候在外。”

李斯叹了口气，吁出了一些忧伤。下了马车，一抬头，就望到了伞下的王贲，而王贲下人的另一把伞立即罩在了李斯的头顶。那是一张神情凝重的脸。如果不知情，如果没有得出准确的判断，为什么要如此凝重呢？

“丞相大人，快到书房说话。”王贲的手就扶到了李斯的胳膊上。

此种举动，说明他把李斯当做了前辈。本来就是前辈，他应该和李由是一个辈分的。“哦，打扰王将军了。本来我是奉了皇帝的意思来看望王将军的，却让王将军受了搅扰。”李斯说。

王贲一笑，说：“雨夜有老朋友来，幸事。”

一处处的灯笼虽说昏暗、凄迷，但是那光衬出了细如发丝的雨丝。一处处的廊檐下，站立着侍卫的军人。到底是将军啊，大秦的中流砥柱。

进入书房，李斯一眼就看到了那幅绘制于绢帛之上的地图，那是王翦为秦王绘制的梦想中的大秦帝国版图。李斯伫立在那幅地图前，不由得眼中再次湿润起来。“老爷子可好？”他问。

“老爷子总是牵挂皇帝。”

这话令李斯心中一震。“你同你的父亲同样敏锐！”他说，说得艰难。

“这么说，皇帝是真的不在了。”

李斯锐利的目光望向王贲，王贲同样用锐利的目光望着他，那目光透着坚定，需要得到确切答案的坚定。“这事是瞒不住你的。令尊大人在此，也是瞒不住的。满朝的文武，又能瞒得了多少时日呢？大秦，现在处在最困难的时刻。”李斯说。

“那我就明白了，新的皇帝是……”

李斯点头。王贲并没有说出是谁，但是，李斯就点头。“这是始皇帝的遗诏，我们谁也不能改变。你应该知道，始皇帝喜欢的是少子。可是，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了，北边的问题。王将军一定不希望看到大秦陷于内乱之中。”他说。

“那么，必令扶苏死！如蒙恬不坐视，则必反！”

“如果有始皇帝遗诏，也许无事。但是，需要内部的稳定。需要副将王离与朝廷一心。他将接替蒙恬。”

王贲皱眉：“丞相此来欲安我心？”

“不，欲安王离之心。如王离被蛊惑，不明真相，难免误入歧途！王离稳，则边塞不至于生出大事端。”

“你想要我怎样？朝廷想要我怎样？”

“与王离书信，安其心意。”

王贲就知道，蒙恬就在铲除之列了。就想到了蒙毅，蒙毅必不得幸免。蒙武九泉有知，必心寒。“告诉少子，我身体状况，不得待之。如疑，可来人监视居住。”王贲说。

李斯当然没有回他的府邸。在嬴政先前日常办公的地方，有人正等着他的消息呢。需要的，已经拿到。也带来了叮嘱：不要打扰王翦，什么情况也别去打扰王老爷子。“父亲和皇帝至亲，如此的打击不知道老人家如何承受。”王贲说。

送走了李斯的王贲，仍旧回到书房。望着父亲留给他的那幅大秦版

图，泪水迷糊了眼睛。父亲，你要是我会怎样做呢？难道会为了一个扶苏使得大秦帝国陷入内乱？

“王家应以开疆扩土和保护君王为己任，不得染指其他，君疑则退。谨记！谨记！”父亲的训诫响在耳际。

李斯一走进室内，胡亥、赵高、子凡都立即站了起来。

“拿到了。”李斯说。

那三位就松了口气。可是，他们的目光还是望着李斯，等待李斯进一步的说明。

“我已经告诉王将军，将由王离接替蒙恬。”这话等于告诉三位：已经达成了一种交易。

三位就再一次松了口气。

李斯就从怀中掏出了那块绢帛，抖开，让三位看。三位看得都很仔细，像猎犬在嗅着它所狐疑的东西，之后就都点了点头。

该回到各自的座位了，可是胡亥坐了李斯的那个位置，他占了那个位置，那李斯坐哪？李斯赶紧说：“陛下，陛下，您可坐先帝之位。”

胡亥望着案几上满是奏折的那个位置，有些发憊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把他往那个位置上请了。一坐在那个位置，他就感到格外的局促，浑身不自在。现在，他再一次在那个位置坐下，竟然打了个哆嗦。而且那个哆嗦是可以传染的，赵高也哆嗦了一下，李斯也哆嗦了一下，到了子凡那儿，也居然哆嗦了一下。

子凡，现在已经是九卿之一。最初是卫尉，他负责着皇宫的保卫，但现在不仅仅是皇帝贴身侍卫的头了。当然，在嬴政的这最后一次出行中，他仍然带领着嬴政的贴身侍卫跟随。

“要是不杀人该多好啊。”胡亥哭丧着脸突然冒出了一句，这一句可把赵高、李斯吓了一跳。

“陛下，小仁坏大事！”赵高说。

“臣也不想杀人，可是北方隐患不除，陛下岂可登基啊！陛下不能登基，则始皇帝丧礼不可举行！一切都是为了大秦的基业啊！”李斯因为激动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子凡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臣听陛下定夺！如陛下决心已下，臣万死不辞！”

是啊，子凡北行，是有着巨大的风险的，究竟会发生什么，难以预测。如扶苏、蒙恬不从诏命而反，那子凡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呀。

“还不如就叫扶苏做了皇帝！”胡亥差一点说出了口，顿了一下，还叹了口气，出口的话语是：“就照你们的意思办吧！”

李斯、赵高、子凡面面相觑。这叫什么话？如果是按照我们三个人的意思，泄露了出去，那不就是谋反了吗？

“是按照大秦始皇帝的意思办！始皇帝可是想让大秦的江山社稷传递万世的啊，如果在我们的手中出现了闪失，谁能担待得起啊！”本应捶胸顿足的话语，被赵高说得很平静。但是，他的目光电一样地望着李斯。

李斯避开那目光，低下了头。要是仍然由扶苏即位，沙丘之事，今天之事，难保不泄露，我李斯也是个夷灭九族的罪啊！赵高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！

“那就照父皇的意思办吧！”胡亥双拳砸着案几气急败坏地喊道。

三人一哆嗦，赶忙离席跪在了胡亥面前，说：“臣遵旨！”

“可是臣还有请求：此行之队伍不可过于单薄，也不必过于庞大。臣觉得不可再动用皇宫侍卫，可从王贲将军处调动一千人马跟随。丞相与王家素善，可令丞相亲近之人传递王家书信，甚至可令此人统率那一千禁军。”子凡高声说。

“臣以为子凡意见更为细密。”赵高当然想把李斯拴得越紧越好。

胡亥望向了李斯。

“臣可令舍人宗猛北去。”李斯说。

“那就让宗猛做朝廷的护军吧！”胡亥说。

“陛下圣明！”赵高、子凡说。

在天色微明的时候，队伍出了咸阳城。清一色的骑兵，疾驰北去。宗猛甚至都没有换上军服。其实派出的禁军是有首领的，只要那首领得听从于他，而他要做的只是听从于子凡。子凡，由嬴政的贴身侍卫首领一跃而为九卿之一；现在，宗猛由李斯的舍人、总管一跃而为护军，直接代表着皇权的护军。但是，宗猛清楚，此次北行他更代表着丞相，保证着行事别背离了丞相的意图，他是赵高和胡亥给丞相吃的安心丸。而且此时他也不能不想到李由，想到李由，就想到了自己能有这么一天。

宗猛曾经是三川郡的郡尉，在郡中也算得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了。但是，他忽然感觉到了太守李由望向他的目光有了一种若有所思的东西。终于有那么一天，李由开口了：“可愿意到丞相身边？”很突然。

谁不知道丞相李斯在大秦是何种角色？谁不知道一个郡尉身份的人来到他的身边意味着什么？可是，随后李由说了，可不是到了丞相的身边就做高官，而是以舍人的身份保护丞相的安全。丞相帮助皇帝处理举国大事，难免树敌。李由说，此事私情，郡尉不必为难。即使不应，一如先前。如有时机，也当保举。

宗猛笑了，说：“悉听太守安排。”赶上宗猛母丧，宗猛当然告假，李由就安排人接替了他的位置。处理完母亲的丧事，宗猛就来到了丞相的身边，护卫着丞相的安全。一晃多年过去了，终于被作为李斯的心腹卷入了国家大事之中。李由，难道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吗？

不久前还生机勃勃的世界，转眼就满目萧然，而且像是刚刚哭过了一场。铜丝一样的草丝，负荷着上天晶莹的泪滴。天空阴云密布，像是还随时准备着再哭。特别是北方，云更暗，暗成了蓝黑。北来的风传递着寒

意。马的鬃毛被风拂动，马们倒显出了几分剽悍，特别是那嘶鸣，更显露着马们对驰骋广阔疆场的渴望。

胡亥打着哈欠走进父皇的书房——嬴政曾经办公的处所。

李斯、赵高慌忙从委顿中振作起来，避席叩首：“陛下早。”

“你们也早。”胡亥说。他在案几前坐下，眼睛似乎有些睁不开，眼睑有些浮肿，是睡眠不好引起的浮肿。他望着叩伏在面前的二人，用中指的指肚揉了揉眼角，说：“睡得很不好。”他浅浅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心里头很不踏实，许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办。”他的两手搭在大腿上，显得很茫然。

“有臣和赵大人在，陛下不必没有主张。”

“丞相所言极是，有臣和丞相在，一定帮助陛下渡过难关。”

“幸亏有你们二人在。”胡亥的目光这才从迷离中聚焦在二人身上。一转眼，丞相也成了自己身边的人，一转眼赵高就要叩拜在自己的面前，这感觉有点像梦。再一转眼，群臣就要叩拜在自己的面前，要三呼万岁，就更像是梦了。只是，眼下好像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办。

“你们两个坐起来说话。”胡亥漫不经心地说，声音中还有着很多的睡意。

李斯、赵高回到了席位，就更仔细地看到了委顿、迷惘着的胡亥。胡亥不管不顾，还是睡了一觉。李斯和赵高都没有离开，生怕发生什么意外，就是子凡、宗猛上路，也只有二人来这里取去了嬴政的诏书（当然是伪造的诏书）和王贲给王离的书信，之后二人就悄然地上路。

沉静的天地，随时有可能动荡。沉静的宫阙，随时有可能动荡。嬴政的灵柩，被秘密放置在先前召见群臣的大殿，那里被严密守卫着，谁也不得近前。对群臣的说法是：嬴政旅途劳顿，身体欠安，有奏折可送丞相。

更仔细地看到了委顿、迷惘着的胡亥，李斯、赵高心里头都有一怔的